

《大西洋月刊》最新封面文章引关注——

普利策奖得主自曝蓄奴经历：女奴洛拉

文/王溪

近日，美国《大西洋月刊》6月的封面报道《洛拉：我家的奴隶》引起了广泛关注，这篇由已故普利策奖得主阿列克斯·提臧撰写的长篇文章，揭示了一个被世人忽视的现实——在很多发展中国家甚至发达国家，家庭奴隶仍然存在。

这篇文章也引发了巨大争议。一些人指责提臧伪善，有能力解放奴隶洛拉，却只表现出些许懊悔和怜悯；也有人认为提臧一家的奴役行为在道德上毫无辩解之处，但仍对提臧表示理解和宽容；有人称自己在不经意中奴役过他人，只是当时根本没想过对方是奴隶。



“外祖父把她当作礼物送给我母亲”

“她的骨灰装满了—个黑色塑料盒子，如烤面包机一般大小，重三磅半。去年7月，我用帆布口袋把这个盒子包起来，装在行李箱里，横越太平洋，去了马尼拉。我要从那里坐车去一个小村庄，把这个在我家为奴56年的女人的骨灰交出去。”美国作家阿列克斯·提臧在文章的开篇写道。

他说的女人名叫尤多西娅·托马斯·普里多，他们一家叫她“洛拉”。提臧的家族和洛拉都来自菲律宾，提臧的外祖父汤姆是一方军阀，在妻子难产去世后，他们唯一的孩子——提臧的母亲，就是由一连串“听指令的人”带大的。

1943年，洛拉18岁，由于不满家里安排的亲事，她听信了汤姆“管吃管住，只要照顾好我12岁的女儿”的话，就这样稀里糊涂地把自己的一生卖了。

“外祖父把她当作礼物送给了我母亲。”提臧写道。此后，洛拉一直跟着他的母亲，比谁起得都早，睡得都晚，准备三餐，打扫房屋，伺候“主人”，照

顾5个孩子。“当我们举家迁往美国时，把她也一起带走了。”

虽然洛拉不愿离开故土，但提臧的父亲承诺，到了美国家里的经济状况会好转，他们会给洛拉“津贴”，让她寄回贫困的老家。然而，承诺从未兑现。就连洛拉的父母先后去世时，她想要回家的请求也遭到了拒绝，原因是没钱、没时间和担心洛拉的非法移民身份暴露惹来麻烦。

年幼的提臧非常不解，“父母前一秒还对我们充满慈爱，下一秒却对洛拉恶言相向”。他十一二岁时开始看清洛拉的处境。大他8岁的哥哥亚瑟对此耿耿于怀很久了，他让弟弟认识到洛拉就是奴隶。

“你听说过任何人有像洛拉一样的境遇吗？”亚瑟说，“有谁活得跟她一样？”他总结了洛拉的处境：免费劳力，终日辛劳，稍微多坐一会或早睡一点就会被大骂，只要顶嘴就会被责打，穿别人不穿的衣服，一个人在厨房里吃



27岁的洛拉正在照顾提臧的哥哥亚瑟。

残羹冷炙，从不出门。除了提臧家的人外，没有朋友也没有兴趣爱好，没有自己的个人空间——她睡觉的地方要么是沙发，要么是储藏间，要么是提臧妹妹卧室的角落。提臧在无数次起夜时，发现洛拉在角落睡着了，歪在一堆衣服上，手里还抓着一件叠了一半的衣服。

用冠冕堂皇的理由掩饰奴役

时至今日，奴隶制度在世界上依然存在。英国《太阳报》称，全球奴隶贸易的年利润高达200亿英镑，印度是奴役人口最多的国家。奴隶贩子从阿尔巴尼亚、越南和尼日利亚等国贩卖孩子。《纽约时报》曾报道，在加勒比海岛国海地，有超过30万儿童是家庭奴隶制的受害者。有时只要一条香烟，就能买下一名童奴的一生。即便是在宣扬民主和人权的发达国家，罪恶的奴役行为也仍未肃清。

很难想象，美国邻居眼中的模范移民家庭竟然会有奴隶。提臧的父亲有法律学位，母亲是医护工作者，一辈子致力于救死扶伤，几个孩子成绩优异，总把“请”和“谢谢”挂在嘴边。提臧还获得过美国新闻界最高奖项普利策奖。

然而，正是这样一个已完全融入美国社会的高知家庭，却藏着不可告人的秘密。提臧承认，“我们从来没有跟别人谈起过洛拉”。有一次，朋友问起这个女人的身份，他说她是远房阿姨，但朋友立刻指出，第一次介绍时她是“祖母”。“这个，她两个都算吧。”提臧搪塞道。“她为什么一直在干活？”“她喜欢干活。”“那你父母为什么对她大吼大叫？”“她听力不太好……”

近年来被媒体曝光的多起奴役案件中，嫌疑人无不想尽办法，找出各种冠冕堂皇的说法掩盖罪行。《太阳报》记者曾化装成买家调查奴隶交易，奴隶贩子将尼泊尔难民和身无分文的印度孩子像牲口一样出售，他们让十来岁的孩子排成队供“客户”挑选，并介绍称：“选

尼泊尔孩子吧，他们擅长做家务，也能做美味的食物。没人会知道。”

据报道，奴隶贩子先把这些孩子卖给印度富人家庭，后者将他们关起来进行培训，并伪造旅行证件，给这些孩子设定“被领养的亲属”或者“家庭的合法成员”等身份。借着这些“合法名号”，奴隶们被带进英国，转卖给这里的买家。一个孩子的价格大约为5000英镑。

2015年，英国广播公司披露了该国一对夫妇奴役一名尼日利亚非法移民长达24年的新闻。这对夫妇在受害者14岁时将其作为“儿子”带入英国，一直奴役至其38岁，其间从未支付过任何报酬，还限制他与外界联系。受害者曾在2005年报警，但接待他的警官称这是“家庭内部矛盾”。



《洛拉：我家的奴隶》一文，引起了不小争议。

奴隶制度同时扭曲了奴役者和奴隶

提臧13岁时，第一次站出来为这个一直照顾他的女人说话，那次她被男主人打了。此后，提臧开始要求母亲改善对洛拉的态度，母子时常为此争吵。提臧有意教洛拉开车、使用银行卡和自动提款机，希望有一天她可以去自己想去的地方。但逆来顺受的洛拉被禁锢了太久，英语磕磕巴巴，一切机械都会让她不知所措，她选择继续留在这个家里，继续任劳任怨。

提臧的母亲去世后，洛拉和提臧一起生活，那时她已经75岁了——只是和提臧一起生活的12年，洛拉过得比以前幸福多了。提臧把她当家人，还带她回到菲律宾的故乡小住。但仍有不少人指责，他其实有能力给予洛拉自由却没有这么做，他的怜悯和懊悔乃至撰写《洛拉：我家的奴隶》一文都是一种“伪善”。

与此同时，也有一些人对提臧抱着理解和宽容的态度。《纽约杂志》的杰西·西格纳将此解读为一个正派的人牵涉进邪恶的社会关系中的故事。《大西洋月刊》撰稿人格雷姆·伍德倾向这种观点，他表示，自己也曾无意中奴役过别人。

1999年，伍德前往孟加拉国时遭遇了该国的政治示威和全国性罢工，眼看要滞留机场，和他同飞机的一家当地人收留了他。在之后的5天里，伍德接受了这个家庭的两名童奴的服务，当时他并没有意识到两个孩子是奴隶，那家人只是说，他们的父母是穷人，早就放弃了抚养他们，他们做家务是为了换取更好的生活。

《那个唤作洛拉的女奴》一文的作者万·R·纽克表示，不该对提臧过于苛责。但纽克指出，提臧对奴役洛拉感到羞愧，却又为了自己和家庭掩饰奴役行为，而洛拉在遭受长期奴役后，完全丧失了重获自由的意愿和能力，这些恰恰说明奴隶制度同时扭曲了奴役者和奴隶。

如今，无论人们如何争论，对故事的当事人都已没有意义，86岁的洛拉在2011年因心脏病去世，提臧也于今年3月离开了人世。

看世界 >>

英国男子用酒店熨斗做料理走红

在外旅行时，我们通常会选择两种就餐方式：在酒店订餐或外出就餐。但英国《每日邮报》近日报道，英国约克郡的男子尼克·奥尼尔别出心裁，想出了另一种就餐方法——用电熨斗做料理，而且味道并不比用微波炉或者炉子做出来的差。

奥尼尔用电熨斗做过小饼、汉堡、鸡肉、鱼肉甚至迷你披萨。此外，他还用压裤器加热食物，用水壶煮米饭。如今，奥尼尔已凭借这一新奇的做饭技巧红遍全球，他希望未来能就此出一本食谱或做一档电视节目。



扫一扫，看奥尼尔的“熨斗美食”视频

“御夫”之道：印度部长送新娘木棍当贺礼

醉酒误事，也可能伤人，因此印度想出一个“奇招”，让妻子防范丈夫醉酒后可能实施的暴力行为。据《印度斯坦时报》报道，印度中央邦长老会和农村发展部部长巴加瓦给新婚女性赠送印着“让酒鬼老实的礼物”字样的洗衣棒作为礼物，表示如果她们的丈夫以后再醉酒回家，这个棒槌可以派



上用场。由于一些新娘担心可能会受法律制裁，洗衣棒在另一面还用红字印着“警察不会

管的”。

一名新娘在收到礼物时说：“我很高兴，部长能赋予女性反对烈酒的权利。在许多村庄，丈夫们常常在醉酒后殴打妻子，破坏家庭生活。”婚礼上，新郎们也纷纷发誓戒酒。

烈性酒是印度许多地区最大的收入来源，但一些邦政府已经禁止或限制烈酒销售。